



老有所乐

## 指尖上的时光絮语

米艳琴

岁月流逝,有些记忆逐渐模糊,可关于父亲的过往,却在心底愈发清晰。

父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。外祖母育有六子,四人早夭,舅舅也不幸离世,仅留下母亲。婚前,父亲曾答应头胎随母姓,然而大哥出生后,在祖父母的撺掇下,父亲食言了。母亲为慰藉年迈的外祖父母据理力争,虽让父亲妥协,却也埋下家庭矛盾的种子。此后,祖父祖母冷眼相待,优柔寡断的父亲嫌弃母亲文化低,家庭纷争不断。随着二哥、我和小妹相继出生,生活压力剧增,母亲默默承受着公婆的刁难、丈夫的冷漠,为了不让父母伤心,更为了我们兄妹,将所有苦楚深埋心底。童年时,外祖母常坐在炕上做活,向我诉说母亲的艰辛,这让我对母亲多了几分心疼。

## 理解让亲情重生

刘勇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总是眉头紧锁,家中的氛围令人压抑。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外祖母一手抚养长大。记得最清楚的是外祖母盘腿坐在炕上,手里做着活计,我则乖乖地坐在旁边,听她讲母亲的故事和母亲的苦,讲到伤心处,不禁哽咽。也许从那时起,我对母亲的感情又平添了几许同情和怜悯。

父亲生日那天,母亲看起来挺高兴,特意加了几个菜。可直到晚饭,父亲仍未归家。3个小时后,门外传来砸门声。我打开门,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,我上前搀扶,父亲一挣,手掌擦着我的耳根划过。母亲端着茶水走近,父亲挥臂将茶杯打翻,还对母亲叫嚷推搡。见父亲举起拳头,我冲过去护住母亲,背部和肩头瞬间挨了不少拳头。鼻腔一热,鲜血涌出,疼痛反而让我勇气倍增,多年积怨倾泻而出:“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,你尽到责任了吗?你根本不配!”父亲瘫坐沙发,双手抱头,母亲早已泪流满面。

那晚,我辗转难眠,恍惚听到隔壁传来父亲辗转反侧的声响与叹息。第二天清晨,我看到母亲准备的早餐里有特意为我煎的荷包蛋。系着围裙的父亲从厨房走出,目光躲闪地叮嘱我骑车小心,还局促地搓着手。我愣了,赶紧出了门,心里感动得直想哭。

自那以后,家中氛围悄然改变。父亲变得温和幽默,母亲脸上也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笑容。曾经的争吵与伤痛,最终和解了。这变化让我明白,亲情虽会历经风雨,但只要心怀理解与包容,终会迎来温暖的曙光。

岁月留痕

## 山间绿衣人

陈士琴

前几天,和老伴聊起写信的岁月,那位记忆中的乡邮员张二小,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现如今,“乡邮员”对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词汇。上世纪,城市周边邮局设有乡村邮递员,他们身着深绿工装,骑着绿色自行车,横梁上挂着深绿色的邮袋,翻山越岭为乡村百姓传递信件、报纸和包裹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婚后搬到西山矿区,住进一孔旧窑洞。斜坡下小院的男主人张二小,就是矿区邮局的乡邮员。二小家是山西忻州人,家中有老母亲、妻子和两个孩子。他爱说爱笑,身体黑瘦。家人都很淳朴,我喜欢和这些操着地道土话的邻居聊天。

二小家的两孔窑洞,是自己挖的,比我家的坚固,但家中陈设简单,只有睡觉的土炕、柜子和炕桌。窗户糊着麻纸,院子里种着枣树和小菜园。厨房水缸上盖着高粱秆盖帘,上面摊放着蒸熟的玉米面窝头、莜面鱼鱼、土豆和红薯之类的食物。记得,我初次去串门时,还好奇地问:“为什么一下子蒸这么多吃的?”二小媳妇告诉我:“没事,一次多做点还省火。吃的时候再焐热。”我知道他家平日里做饭、取暖所用的碎煤块,都是二小下班后去煤库背回来的,劈柴则是从木料厂捡来的。他们家做饭还是用的农村那种做一顿饭、生一次火的炕边灶台,到了冬天,也能顺便烧热炕火取暖。

二小的乡邮员工作很艰苦,负责矿区后山的几个小村子的投递。信件数量虽不算多,但一次也不能耽搁。前住后山,要路过矿区的居民区与下井的坑口,然后再爬山、上坡。那个年代,上山的土路极为狭窄,山上还有小煤窑,道路蜿蜒曲折。若是遇上雨雪天,推着或扛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更是艰难。二小告诉我,他骑自行车走山路的时间久了,应对这些的本事,早已练就得炉火纯青。我曾问过二小,干乡邮员如此辛苦,为何不换个工作?他回答得质朴实在:“做乡邮员的人不好找呀,再说了,我也想多挣点工资。”

后来,我搬离了矿区,曾经居住的棚户区早

在退休生活的缝隙里,总有一些零碎的时光悄然飘落,就像被风吹散的棉絮。而我,偏爱用毛线头将这些时光轻轻拾起,编织成温暖的物件,让平淡日子绽放别样光彩。

列车在铁轨上缓缓前行,窗外的风景如流动的画卷。我坐在窗边,掏出随身携带的钩针和毛线,开始了我的编织之旅。恰巧旁边,一位女士正在用毛线起头,一针一线,在重复的动作中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。车厢的喧嚣渐渐模糊,唯有钩针与毛线相互交织的细微声响。往来乘客投来赞许的目光,我们却沉浸在针线交错的世界里,任时光慢下来,静静流淌。

每当完成一件作品,内心总会涌起丰盈的满足感。那些原本零散的毛线团,在指尖化作柔软的围巾、精致的毛衣、别致的手包。它们不仅是实用的物件,更是时光的容器——包裹着候车时的等待、旅途中的闲暇,还有无数个午后独处的专注与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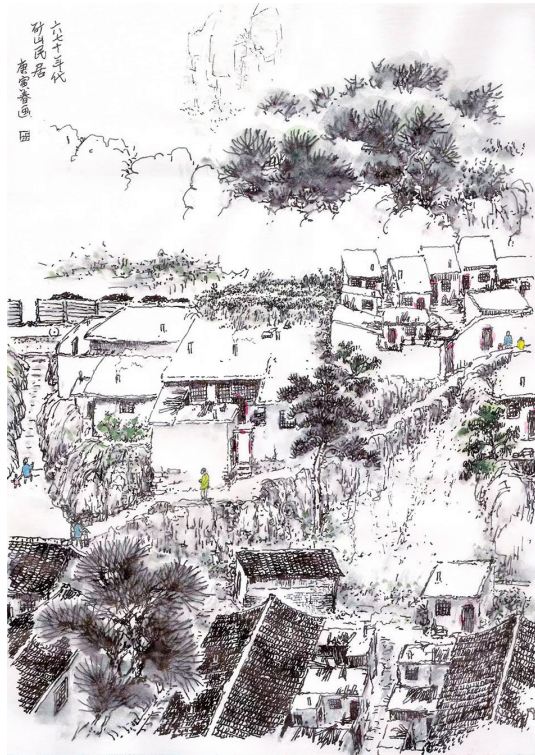
在钩织的路上,我有幸结识了70多岁的吴大姐。她退休后仍担任某杂志编辑,每次聚会总以一身独特的钩织衣惊艳众人。那些衣服款式新颖,花样繁多,没有一件重样。每一针每一线都透露着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望着她优雅从容的身影,我读懂了钩织赋予岁月的另一种浪漫。

受吴大姐的影响,我也穿上了自己钩织的菠萝花背心。那精致的花纹、细腻的针法,都是我用心编织的成果。我穿着它走在人群中,带着一份独特的自信。这件背心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,更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与时光的对话。

钩织,让我的毛线头和碎时间有了意义。它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,将零散的时光串连起来,编织成了生活的美好篇章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我愿继续用我的指尖,在毛线的世界里,勾勒出属于自己的诗意与浪漫,让每一段零碎的时光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

年间进行了改造。当乡邮员的二小曾经途经的那一条条山路,如今变成了西山生态园平坦的柏油路面;后山上的老百姓,也都被安置到了山下崭新的居所;那片贫瘠的山坡如今改造得越来越美,绿树成荫,花香鸟语,成了旅游景点,乡村邮递员这个职业,也在矿区成为历史。

这个夏日,我和老伴重返故土。在矿区职工家属楼的小区,我逢人便打听:“你们认识当年在邮局送信的二小吗?”人们都摇头表示不清楚。当年的老人大多不在了,年轻人更是没听说过。真希望还有机会,能再去寻觅二小的踪迹,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

作者当年居住的院子 刘冠麟作